

唱出的..

How does it feel? How does it feel?

(要如何去感受?)

To be on your own.

(就你自己。)

——“Like A Rolling Stone”

(安大略)

## 換湯換錯藥

看「嚴子與妻」·曉風著

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連載

每到十月、十一月間，我們就知道又快要到曉風的劇本了。因為根據過去幾年的經驗，曉風劇本的「定期」出現，已經建立起一種候鳥式的「一年一度」的印象。在很多作家以「愛惜羽毛」為藉口而很少有新作的時候，曉風能不計作品好壞，每年「照例」推出一齣新戲，這種「執着」的態度，應該是很值得欽佩的。不過，正如候鳥每年飛來時，只讓人想到「又

來了」一樣，我們看見曉風的「年度戲劇作品」，也只有「又來了」的感覺，因為年年飛來的候鳥總是那幾類的，而曉風的作品也同樣一直跳不出舊有的窠臼。

也許正因為如此，才更增加了讀者和觀眾每年的期盼，希望能意外地看到曉風有不同於「例作」的新獻，而得到一份驚喜。不幸的是，年復一年，我們都還無福獲得這份驚喜之感，今年仍不例外。

曾有人覺得曉風劇本最大的缺失在「文以載『教』」，這個說法很有意思，套一句很「現代」的文學批評術語來說，這個說法也很「準確」，因為那個「教」字，但凡是對曉風作品略有認識的人，都一看便知是「宗教」之「教」；不像說她的作品「文以載『道』」，還得特別標明這個「道」字是「佈道」之「道」。不過說這是曉風劇本的「缺失」，却未免失之於不够公平。因為作者對主題的選擇和劇本的好壞並沒有多大的影響。

我們之所以說「不够」公平，而沒有說「很不」公平是因為曉風的劇本之所以一直是「西望長安——不見家（佳）」，無可否認的，「爲了遷就宗教思想」是主要的原因之一。

不知是不是爲了要趕出「一年一劇」的「配額」，沒有時間或能力好好的去構思，曉風的戲從「武陵人」、「自烹」、「和氏璧」、「除三害」到今年的「嚴子與妻」，一律都是以舊有的故事和架構加以增刪改寫。以舊有的題材來重寫，並不是不可以，但總要能超越前人的作品，或至少要有些新的創見，重寫才有價值，否則不過徒貽「畫虎不成」之譏而已。

我們看到「嚴子與妻」裏，人物的個性前後矛盾混淆（至於莊子慘被糟蹋，已經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事了），已够叫人吃驚，連原本在平劇「大劈棺」裏那樣引人的戲劇性和諧趣，也弄得蕩然無存。如果說「嚴子與妻」裏有什麼「新」的東西，也不過是一些我們這幾年看曉風的劇本中雖然看得很多，却

還是很難習慣的那種「詩歌化散文」句子，以及一些也許原意是要表現一點「哲學思想」，却變成令人失笑的新文藝腔對白，還有就是最後生硬而乏說服力地加裝上去的那截「宗教」性的尾巴。

對於把舊有的弄得外表看來似乎煥然一新，實則內容毫無新意的東西，我們平常有兩句俗語來形容。一句話是「新瓶裝舊酒」，那麼像「嚴子與妻」（以及「和氏璧」、「除三害」等等），這類去其菁華，存其糟粕的做法，我們只有說是「舊瓶裝酸酒」吧；另外一句話是「換湯不換藥」，這話拿來形容「嚴子與妻」，或許並不十分貼切，因為從「莊子戲妻」到「嚴子與妻」，不但換了湯也換了藥，不幸的是，却又換錯了藥。（吉訶得）

## 爾雅出版社 新書預約

元月十八日截止  
全套四冊優待價一二五元

桂花雨（琦君·散文）

定價四五元，預約三五元

亮不亮的星星（汪瑩·電影）

定價五〇元，預約四〇元

落花一片天上來（思果等著·爾雅招牌書）

定價三〇元，預約二四元

歐遊隨筆（隱地·遊記）

定價四〇元，預約三二元

劃撥一〇四九二五號爾雅出版社

臺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二二之二號  
電話：三九三四〇三六